

批判自由式平等*

[加拿大]C. M. 麦克留德 / 文 朱学平 / 译

经济理论中纯然竞争的市场是一种虚构。在这种市场中经济代理人是消息灵通和完全理性的。在现实经济世界中这种市场并不存在，也没有相近地存在。然而这种虚构在现代政治理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理想市场的诱惑力在于它能够精致而又不令人怀疑地建立解决复杂问题的模型。比如我们能够懂得经济人的不协调的活动如何能在社会中产生值得向往的事态。同样，理想市场之进入规范的政治哲学，部分是因为它被认为是阐明了重要的价值观念。市场的辩护士们宣称，通过对它的研究，我们对个人自由、推动互惠互利和商品中的效率会知道得更多。^①然而，对于许多理论家来说，市场的基本局限是它对于平等主义的正义要求反应迟钝。这部分是因为现代市场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的不平等。而平等主义者也倾向于认为在自由市场社会的理想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缺陷。在传统的左翼批判中，市场被刻画成平等的敌人。这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市场产生剥削、导致异化、敌视真正的自由和腐蚀社会的纽带。

因而当代最杰出的平等主义的倡导者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极力为运用理想市场作为表达平等主义分配正义和自由政治道德的理论构造(device)而辩护，就值得注意。本书是对德沃金的独特而有影响的自由主义的平等理论的分析。其目的在于系统地、批判地探讨德沃金的自由主义的平等概念是怎样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之上的。我接受德沃金的这一观点，即一种成功的政治道德理论必须基于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的抽象而重要的观念。但我对德沃金试图在理想市场和平等之间建立的许多理论联系提出质疑。事实上，德沃金对市场是平等主义正义的最佳解释中所固有的这一假定是错误的，这是贯穿全书的主题。

尽管我主要对理想市场和平等之间关系的理论方面感兴趣，但我认为这种设想也有实践意义。可以合理地猜想，自由主义者们对现实自由市场安排的支持，和对替代性的经济模式的反感，至少部分地可以追溯到市场相互作用的理想模式在自由主义理论中的运用。从正义的观点看，我们是否应该满怀热情地广泛依赖自由市场经济的安排，部分取决于理论上连接市场和正义是否恰当。我相信，如果想一想最近新右派(New Right)在扩张无限制的市场活动和减少旨在帮助市场的受害者的政府行为中所取得的政治上的成功，这一点尤其真实。现在，市场在现代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居于中心地位，而且它的各种机制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特征具有深远的影响。此外，市场的全球统治正日益加强，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这些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一致努力也随之而来。激增的政府债务和逆差，以及与之相联的持续的高失业程度，已将最自由的民主国家的适度福利规定抛入危机之中。减少政府在社会计划上的开支和在市场运行中的政府干预的压力已然存在。

市场最近的胜利，部分地是对自由主义者在道德证明中为资本主义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论辩力的见证。同情市场的政治哲学家们将市场描绘成个人自由的卫士和物质繁荣的动力。通过给那些在企业活动中展示了首创精神的人们提供可观的报酬，市场因而被说成是培育了有责任心的、依靠自己的公民。为了再分配而增税，被认为是不正当地破坏私人财产权，甚至是贫困的一个原因。相应地，福利国家被描绘成鼓励依赖、损毁责任心和自力更生的。简言之，以为正义的社会必为平等主义社会的这种观念的可信性在某种根本的意义上已经遭到怀疑，而公认的资本主义美德以更新的成功明确地表达出来。

在这种背景下，德沃金认为即在平等主义和理想市场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惊异而又深刻和谐的观点，变得非常重要。毕竟，如果传统的平等主义对市场的反感根本上是搞错了对象的话，那么平等主义之反对现实世界中无限制地扩张市场活动也许就是误导。但对于市场和平等主义的正义间的亲和关系，如果德沃金弄错了的话，那么平等主义者们对于以正义的名义参与市场应该谨慎行事。就这点而论，德沃金作为美国“最杰出的公众哲学家”(Scanlon, 1993, 45)提供了一个对他的论证进行持续而详尽地批判研究的理由。一个像德沃金这样具有知识分子形象和政治名望的人物建议市场原则上是平等的盟友，会加剧日益增长的市场意识形态的霸权。

我不希望夸大这一点。我反对德沃金的论点：在市场和平等之间存在着深刻而令人信服的理论联系。但如果我的论点成立的话，也并不意味着一种合理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看法会敌视一切

实际的市场安排。我的论点不支持任何一种反对市场的卢德主义。然而在不同的语境中我力图建立的中心主张是，评价市场安排的充分性的标准不应是那些寄托于将市场范式纳入自由原则的标准。

另一个稍微不明确的、作为本书许多论证的主题是对依赖人为的设计而取得的丰富成果的普遍怀疑，这种人为的设计是为了发展一种充分的正义理论而提出来的。当然，在政治哲学史中，人为的设计具有令人崇敬的地位，社会契约传统及其对作为能够阐明政治道德各方面的各种设计的假定性的契约的强调尤其重要。契约论的主题有无数的模式。但也有许多其他的构造，比如功利主义的想象的公正的旁观者，在政治哲学中也证明是流行的。政治哲学中设计的魅力之一在于，这种设计宣称解决问题的途径可以通过运用一种简单程序来发现，从而为在困难而又引起争议的问题上取得进展提供了视角。例如，在契约论传统中，人们将分配正义的原则描述为在详细说明了的假设的条件下应当是一致同意的对象的那些原则。通过以某种适宜的方式规定假定的契约者的各种条件和动机，契约论者希望能够对否则就会十分麻烦的“资源的正义取决于什么”这个问题得出一种相当明确的答案。当然，对于应当如何规定契约的条件存在着著名的争论，而且也存在着徘徊不定的怀疑：问题的全部答案完全决定于契约的条件详细规定。尽管这样，一种恰当的程序上的设计能够解决正义理论中的实际问题这一观念仍有魅力。这些设计的危险在于它们歪曲子恰好是我们力求去理解的那些理想，并且直接地将注意力从解决实质性的道德问题那里引开。虽然德沃金众所周知地批判了更多是近代政治哲学的特征的对假设性的契约的依赖(德沃金，1977，150—154)，但我们将会看到他自己的理论广泛地运用了类似的程序设计。实际上弥漫在他的著作中的建议是，在各种理想化的条件下运行的市场所产生的结果会对政治哲学中的关键性的问题提供最好的解答。我相信，推行设计的正义理论的一些困难在德沃金的著作中展示出来了。德沃金的理论赖之而建立的对市场的复杂的控制，似乎为各种难题提供了清晰的解答。实际上这些解答会歪曲我们对于正义的理解，并使我们的注意力从实际的根本问题上移开。在政治哲学中，一些理想化和简单化的设定不可避免，但我认为德沃金之托庇于各种市场设计是把我们引入歧途。

尽管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对德沃金的政治道德的论述进行批判，但要评价他为政治哲学所作的贡献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却很困难。正因为德沃金关于正义的本性的许多论点是如此有趣，如此有说服力，以致于为他的著作献上一整本书也是合适的。事实上，我认为德沃金的著作和罗尔斯的著作同样重要。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各方面都已得到极为详尽的考察，而德沃金复杂而精妙的分配正义理论，不像他对法学所作的实质性的贡献，还没有受到它所应有的注意。

在深入钻研德沃金的理论细节之前，考虑一下德沃金对于当代政治哲学的独特贡献的一些关键特征是值得的。德沃金对自由理论的论述始于这种引起争议而又令人信服的主张：一切政治道德的理论能够并且应当解释为对一种抽象而又根本的要求即一切个人应当受到同等关注和尊重^②的阐释。现代著名的同等关注和尊重的公式获得了这种观念，即“社会成员的利益是最重要的”。^③(德沃金，1983，24)据说这一抽象的平等主义命题为所有的似乎可信的政治道德理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对德沃金来说发展一种政治道德理论主要在于对于平等主义的根本要求发挥出一种可信的令人接受的解释。这包括对“最全面地分析了”人民的各种利益进行论述和规定从“假定这些利益同等重要”所推出的结论。(德沃金，1983，25)德沃金声称，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罗尔斯的契约论和平等福利理论等形式能够并且应当描述为对抽象的平等主义理想的阐释。(德沃金，1981，245—246；1983，24；1987，10—11)^④他也认为存在着对这些，平等主义命题的理论的决定性的反对。这是一些引起争论的重要的主张，在这里我不对它们进行细节上的讨论。我也不探讨德沃金试图辩护的抽象平等主义命题的更深的哲学基础。为本书目的起见，我只承认这一点，就是关于正义的理论必须来自对公正道德、关怀概念接受。这种道德关怀是由抽象的平等主义主题赢得的。

当然，某种平等原则在政治哲学中起着根本作用的概念是一种古老的、熟知的概念。然而，只是在这最近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们才系统地致力于清楚地表达平等主义正义的诸观念。当然，探讨平等观念的大部分动力能追溯到罗尔斯的著作。他认为分配正义的中心观念是：存在着一种原始财富应当平等分配的强有力的假设，这一见解在分配的千等观中激起了很大的兴趣。^⑤许多理论家同意，应当接受平等是分配的一条基本原则，但对于应当如何理解千等和应当分配何种准确地确定了正义需求，它们都不能达成一致。正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说，我们需要一个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什么的平等?(森，1980)我们需要一种对平等的理想以及它如何可能实现的更为充分的论述。

一些不同的竞争理论已试图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只要粗略地考察一下就显示出围绕平等的含义所作的生动的争论。森认为罗尔斯集中于原始财富过于狭隘。他建议我们应当集中于基本能力的概念，这使他提出了一种“基本能力的平等的概念”(森，1980)。理查德·阿内森(Richard Arneson)相信，平等主义者实际上应当关心的是福利，但他也认为一种分配千等的概念必须对个人责任要有一定的考虑。结果他发展了一种“平等获得福利机会”的理论。(阿内森，1989)柯亨(G. A. Cohen)对阿内森的见解有所保留，并由此发展出了称作“平等地获得有利条件”的变式。(柯亨，1989)德沃金反对平等主义者应当达到的平等是福利平等的各种版本。在德沃金看

来，福利平等的所有版本都是有缺陷的平等概念。⑥相反，他认为应当平等分配的是资源。所有这些理论都是有趣而又重要的，但在许多方面德沃金的理论在这一领域中独树一帜。对于德沃金对平等主义理论所作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十足的广度和深度。在其他平等主义理论论述分配平等的地方，德沃金以其平等的概念为基础，建立起一种无所不包的政治道德理论。自由主义所信奉的表面上不一致的理想如何能够得到系统的表述，以及如何能够通过采用一种分配正义的平等主义的概念而得到辩护，对此，它的卓越成就提供了一种解释。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居于这种平等理论的核心的是理想市场。关键是要强调，市场不只是作为一种有用的启发性似的设计出现于德沃金的理论之中。不如说它恰好是内在于平等的解释之中的，正如德沃金提出的：“最好的平等理论在证明一种对财富和机会的特别分配是正当的时候，即已预设某种现实的或假定的市场。”（德沃金，1983，38）然而，抽象平等主义命题的最初阐释不是始于市场，而是始于一种对我们最根本利益的本质的论述。

德沃金坚决主张，我们的最高利益是过好的生活，过实际上好的生活。他也相信，一个人，只有当他所追求的设想、目标、理想等是由他自己自由选择和选定的，才会成功地过一种好的生活。事实上，如果个人投身于过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则他们所从事的设想必是他们自己所认可的。

尽管我们最根本的利益是过一种好的生活，德沃金小心地注意到实际地过一种好生活可能会与我们（当下）相信我们过的是好的生活不同。我们对于何种生活是有价值的观念可能是错的。既然我们对好的生活的观念是虚假的，那我们拥有可用的资源以允许我们批判地检查我们的观念以及必要的话对这些观念加以修正就是重要的了。根据这种对我们的根本利益的论述而出现的基本问题所关注的是，社会资源应当怎样分配，并且更一般地，社会和政治机构应当怎样建立以保证每个人过一种好的生活的愿望得到完全、平等的考虑。

除了这些对于我们根本利益有益的见解之外，德沃金还深化了我们对一些重要的平等主义正义要求的理解。也许他的最重要的洞见在于，一种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必须承认个人责任原则。人们必须对选择怎样生活的后果负责，并接受这种后果。⑦然而人们不应当因为被合理地认为是他们不能支配的事物而受到惩罚或使他们的兴趣受阻（当然规定人们必须要为之负责的选择和偏爱是一件棘手的事情。显然自愿的程度是一个中心的决定因素，但对于什么构成自愿的选择还有很大讨论空间）。对这种关于责任的观点的调节，意味着一种分配正义的理论必须是（用德沃金的术语来说）对抱负敏感的（ambition-sensitive），而对禀赋则是不敏感的（endowment-insensitive）。即必须接受某些不平等是合法的，这些不平等可以追溯到我们必须的道德上负责的、我们怎样生活的选择上来。但是，必须纠正那些道德上能够描绘为独断的不平等，比如那些并不反映我们选择的不平等。德沃金指出，许多人所拥有的去过一种好的生活的机会的差异是残酷的命运的结果，而且从平等主义的立场看是成问题的。例如：一个人所面临的严重天生残疾的重负是独断的，完全不可选择的。因而一种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必须论及对遭受残疾的个人有权获得的补偿。同样也应当消除人们天赋上的独断的差异对资源分配的影响。然而，作为正义的事情，必须允许因个人的应负责任的选择所造成的个人生活期望上的差异。一种满意的对正义的论述必须兼容这两种基本信念。

德沃金的理论大大地推进了平等主义理论，准确地说是因为它为个人的责任提供了空间。实际上，德沃金之前的大多数平等主义理论的显著局限，就是忽略或贬低了个人选择对于决定分配的份额所具有的意义。比如，想一想这种一致的意见，即一种理想的平等主义的分配应当理解为按照一种给予的维度来达到和维持一种预定的平等的模式。由此平等可以理解为在于福利平等或原始财富的平等或者收入平等。传统的平等主义理论主要通过它们所规定的作为分配原则的正义应当支配的那种维度而区分开来。这类理论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是因为它们对于个人行动能够造成不同的权利这一观念没有足够的认识。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分享的资源至少在某种重要的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怎样生活所作的选择，这是既公平又合理的。假定我们两人处于同样的条件下，你利用了同样向我开放而我却放弃了的机会来改善你的境况，我们各自选择的结果也许是你比我幸福和富有。想一想坚持资源应当这样分配以使福利平等的理论对于选择的影响考虑得如何之少。假设你选择去造啤酒，而我却用这些时间来看电视。现在作为各自选择的结果，你比我享有一种较高的福利水平。如果你给我一些你的啤酒，那我就和你一样幸福，但是平等会要求你给我啤酒吗？同样，假定我养成了喝高档酒的口味，而你却满足于喝啤酒。与你的福利水平相比，我的选择造成我的福利水平下降，但是平等要求你补助我的口味吗？福利平等会指责这种不平等是不正义的，因为其结果违反了平等福利的标准，但是有很好的理由接受这种不平等是正义的，因为它们反映了个人选择。在很重要的程度上，我们对我们的选择负有责任，而且我们必须接受我们的选择对我们的福利水平或收入水平的影响。但是，一旦选择在决定分配的份额中起作用，就不能简单地规定最好地实现了平等主义正义的占有份额的模式。

在我看来，过去的平等主义理论忽视责任，而使平等主义容易受到极其强调选择的道德和政治的重要性的信奉自由的人们的批判，实质上既在哲学上又在政治上都损害了其号召力。虽然信奉自由的人易于夸张到这种程度，以致于只有个人选择才拥有权利，但他们坚持认为，忽视或轻视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责任的正义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则是正确的。德沃金的高度创新的理论花了很

大篇幅去说明在这个方面传统平等主义的缺陷，因为按照他的方法，负责的个人的选择是他们有权利用资源的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资源平等理论实际上是首次企图成体系地、全面地解决将责任纳入平等主义之中的问题。因为由市场决定的资源分配在一种重要程度上反映了个人选择，德沃金对于理想化了的市场能用来精心建构一种包含责任的平等主义的形式持乐观态度。尽管德沃金之坚持正义理论必须包括责任无疑是正确的，但我还是怀疑居于资源平等中心的机制是不是允许我们恰当地追踪选择的重要性。实际上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表明负责任的选择和权利之间的关系是怎样被市场相互作用的、甚至理想化了的模式扭曲的。

德沃金相信，他的自由社会的设想大体上能够满足平等主义的正义要求。德沃金所支持的自由主义的类型以三种基本义务为特征。第一，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保证：“每个人都拥有资源的平等份额，这一份额以各人所作选择的代价为尺度，并反映他自己的计划和偏好，而不是他人的计划和设想。”（德沃金，1987，27）他认为这种必需的分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相当广泛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安排而达到。这里需要通过一种适当的再分配的征税制度来对市场的后果进行调节，以消除在天赋和幸运方面的独断的差别的影响，或者至少使之能够令人接受。但德沃金并不认为患有残疾的人或没有天分的人提供正当的补偿将会实质性地扰乱市场经济。第二，恰当的政治结构必须在好的生活的不同概念之间保持中立。“政府在什么是叫做好的生活的问题上是中立的……，政治决定必须尽可能地独立于一切好的生活的特殊观点或独立于赋予生活以价值的东西。”（德沃金，1985，191）第三，政治制度必须提供广泛的自由权利并予以保护，这些自由权利赋予个人处理重大私人事务的普遍权力。⑧

这些义务：对选择反应敏感的分配平等、中立性和自由，形成德沃金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尽管他一点一点地为他的自由主义的这些建设性的学说作论证，但他对它们所做的最为不懈的和系统的论证是在详尽阐述的资源平等的正义理论之中。事实上，正是这一理论展示了德沃金对抽象平等主义理想的最直接、最完美的阐释。如我已提出的，资源平等的理论清楚而广泛地利用了市场作用的理论模型。“经济市场的观念，作为替数以亿计的商品和劳务定价的手段，必须居于任何一种资源平等的理论的中心。”（德沃金，1981，284）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我会准确地说明，德沃金是怎样认为市场对于表达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是关键性的，以及他为什么认为市场对于表达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是关键性的。但因为我们将要涉及的材料常常是复杂的，对以下各章所探讨的德沃金的理论的各种维度提供一个概览也许会是不无裨益的。

德沃金的理论的第一个要素是论述什么构成了资源的最初的平等分配。这一问题占据第二章。德沃金论证了一种想象的拍卖结果作为一种公正的最初资源分配提供了完美的模型。（这种拍卖展示了一种完善的竞争市场的特征，在拍卖中一切参与者具有同等的购买力）市场受到青睐是因为价格体系提供了资源的价值尺度，人们能够用这种尺度赋予这种观念以内容：个人对资源的要求的合法性取决于这些要求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影响。我认为这种最初平等的论述是不成功的，因为它依赖于对那种方式的种种错误的假设，而用这种方式则公正的分配份额就会是依据个人的偏好了。一种正义的理论需要论述个人形成他们的偏好的各种条件，以及资源分配是怎样影响这些条件的。德沃金对最初平等问题的解答错误地假定，适当的个人偏好的形成问题能够独立于分配问题来讨论，因而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第三章处理分配平等的另一维度。现在于等主义者们一般都承认，在我们对工作的勤奋程度，干什么工作以及我们愿意冒何种风险的选择上的差异都会合法地成为我们有权拥有的资源上差异的根据。这意味着一种分配正义理论必须具有一种动态的成分。它必须说明个人对当前资源的消费和生产的对于拥有未来资源的权利的影响的方式。德沃金论证了，当拥有平等的最初分配份额的个人进行选择而导致贸易和生产的复杂图式时，一种完善的竞争市场的运行提供了一种平等主义的资源分配如何能够通过时间得以维持的独特模式。因为持续的市场活动所产生的报酬上的差异简单地反映了个人对他们所希望去过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上的差异，所以一种由市场决定的资源分配是“对抱负敏感的”，因为市场保证每一个人的机会成本的总和（用他们对消费和生产什么的选择来计量）是相等的，平等因而通过时间保存下来。我不赞成这种结果的重要性。考虑到在理想市场中允许的各种各样的高赌注、高风险的投机的影响，我表明了，不规范的市场活动会怎样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和侵蚀个人应当能够拥有的对于他们的生活的控制力。

在第四章中我考虑了德沃金对为正义理论而提出的残疾问题的分析及其解决方法。正义要求对残疾人的利益予以特别的承认和关照。这已经是人们广泛接受的。然而要说明社会对于残疾人的义务的确切的性质和范围是困难的。德沃金建议，能够利用一种复杂的假定的保险市场来决定残疾人个人有权使用的额外的资源以对他们所面临的特别的不利进行补偿。我对这种方法提出了许多反对的理由。我认为我们会做出一些复杂的违背事实的判断，而这种保险计划却依赖于这些判断。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实际的危险，即由这一计划所产生的此类补偿导致非理性的冒险态度。除了其他的情形之外，这意味着这种计划也能够产生明显的不公平的后果，这些后果否定了对残疾人的充分补偿。最后我表明了，因为德沃金的理论将补偿看作主要是一桩调整资源的个人所有的事情，它对残疾人必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没有予以进一步的关注。

市场社会中收入的差异可以追溯到天赋的差异。但是，平等主义坚持认为收入的不同完全不能证明是由天赋上的不同造成的。因而为市场经济辩护的自由主义者就需要一种应当怎样调整市场的

相互作用以消除个人天赋上的差异对资源分配的影响的理论。这是第五章探讨的问题。德沃金论证的另一更为复杂的假定的保险市场能用来设置一种再分配的征税制度以满足这种需要。我认为没有一贯的、公正的市场调节理论能从这种策略中得出来。这种假想的市场计划出自一种对于模糊了天赋和残疾之间的区分的自然的天赋问题的误诊。它存在着许多内在的不一致，因而要么没有确定的含义，要么产生破坏平等主义的正义标准的结果。

在第六章，我考虑一个对于自由主义而言的中心问题。它关心明显分歧的平等和自由的理想的和解。对德沃金来说，在肯定平等理论上的优先性的同时为自由辩护的关键在于，表明一种对自由的承诺实际上是其资源平等理论的一个构成部分。为表明这一点，他展示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称作“建构性的桥式策略”(constitutive bridge strategy)的论证。它企图将对个人自由的辩护和在资源平等中产生的市场结构联结起来。我认为，这一策略的失败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由于太多的特殊前提，第二是由于甚至在最为可信的情形下，它也不能导致一个可以公认的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我也为一种基于利益的为自由辩护的竞争策略作了辩护，以反对德沃金主义的异议。我试图建立这一观点，即在抽象平等的理想之内这种策略与德沃金提供的基于市场的辩护相比，为自由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位置。

我在第七章中考查的德沃金的自由主义的要素是他对国家与它的公民可能会采纳的不同的善(good)的观念之间的恰当的关系的观点。自由主义的一个独特的特征是，国家必须对于善的不同观念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国家必须尊重这一事实，即它的公民已选择接受多种善的观点。德沃金论证说，他的理论包含并提供了一种对这个自由学说的令人信服的辩护，但我表明他对自由主义和善的关系的论述是模棱两可的。尤其是我证明了，他混淆了自由主义的中立性的理想和自由主义的宽容的理想。我认为，宽容的理想较市场推动的中立性理想为平等主义的思考提供了一种更好的阐释。

这些章节的共同主题是市场和自由主义的正义之间的联系。正如我指出的，市场在带有德沃金的独特烙印的自由主义中起着种种重要的作用。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分配平等的论述，在这种平等中，个人对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的选择是每一个人有权拥有资源的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第二，市场为确定和矫正与残疾和天赋的差异相联的不应该的不平等提供了一种框架。第三，它明了了自由和平等的理想之间的关系。第四，它提供了一种国家中立性的模式。我将证明，这些去揭示正义和市场之间的深度联系的努力容易遭到一些相关的反对的攻击。将焦点聚集在市场上，则歪曲了涉及到现实性环境——比如，我们形成和仔细考虑偏好和对善的信念的现实环境的一些关键问题。市场不是表达平等主义的正义要求的可信赖的手段，因为由之得出的理论对于某些市场活动的各种不公正的后果是不敏感的。在市场和正义之间去建立一种联系的努力也常常因过分的要求和不现实的认识上的需要而不堪其负。资源平等也不能充分照顾到儿童和其他容易边缘化的群体。

我认为，德沃金的理论反复遇到的困难给了我们更多的关于市场和正义的教训。首先，只有当我们非市场地论述了现实性(authenticity)的环境之后，我们才能规定正义社会中市场的真正作用。评价市场安排的道德充分性的标准不依赖于市场作用的理想化模式。其次，我们应当反对把一些领域，如文化领域推向完全的市场化。最后，我们应当更加意识到实际的世界市场不能很好地满足正义要求的许多方式。德沃金的理论声称要提供的市场与正义之间的完美的和解，至少在理论层面上是不成功的。

一些最后的引言性的评价是适当的。首先，虽然德沃金的理论以取自经济理论的完善的竞争市场的模型为中心，但他的观点的阐述完全是非正规的。即他没有详细论述那些规定经济理论中的市场的精确的形式上的细节或数学定理。他也没有论述经济理论中的标准问题，如外部性、市场失灵和公共财富的供应等。按德沃金的观点，把诉诸市场规定为一种表达平等主义正义的设计，这并不依赖于对市场的技术方面的仔细考查。相反，他认为，为了他的目的，我们能够用一种完全非技术方式来描述市场的本质特征。我认为这是适当的，因为德沃金的论证尽管受到经济理论的影响，但并不属于职业经济学的范围。我对德沃金的论证的考查接受这一前提。因而我尽可能地沿用德沃金对市场特征的描述，并避免使用也许适用于在不同的语境的经济学术语。

第二，因为本书的焦点是关于我极其详尽地审查的德沃金的独特论证，我力图将他理论的各主要要素置于当代政治哲学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我并不自命去对德沃金的理论和他的竞争理论提供广泛的比较，而是在适当的地方指出，什么使德沃金的方法区别于其他人的方法，以及德沃金是怎样推动了我们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同样，在我认为是德沃金解答问题的失败之处，我并不试图提出完全展开了的另外的解答。在不同的章节中，我尝试性地指出一些也许会是在寻求更好的解答时探讨的方向。但是本书不提出一种新的或全面的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也不试图在任何细节上去描述市场在真正公正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这些是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但这里不能以任何彻底的方式加以论述。

最后，这本书中提出的某些批评诉诸于对公正的道德直观和对人类利益本质的判断。我经常通过构想各种假设的事例，来解释和激发各种基础的判断。这些事例是被设想出来加深和激发各种直观的。当然这种策略的危险是，听众可能会不赞同一个论证所依赖的直观判断。然而，在规范的政治哲学中不能够避免这种论证方法。在此我赞成托马斯·纳格尔(Thomas Nagel)的观点，他

注意到在政治哲学中运用道德直观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必为之后悔。相信我们的直观，尤其是那些告诉我们某事是错误的直观，我们只需要相信，我们的道德理解远远超过我们能够说出为之奠基的那些原理的能力。直观能被习惯、自私自利或信从一种理论等腐蚀，但它不必如此：而且常常一个人的直观将证明，他的道德理论遗忘了某事，或者他被教育以发现是自然而然的安排实际上是不正义的。(纳格尔，1991，7)

除了在反思的和深思的判断的法庭中检验论证之外，我没有运用特殊的道德研究方法。这与德沃金自己的规范论证方法是一致的。而且我也不知道任何其他真正的方法。我希望读者会赞成我的直观，并认为我的批判是令人信服的。

注 释

* 本文译自c. M. 麦克留德的《自由主义，公正和市场》(Liberalism, Justice, and Markets)一书导言。

① 布坎南(1975)、高狄耶(Gauthier, 1986)和纳尔维森(Narveson, 1988)系统地研究了这些主题。对于这些理论家，市场的魅力大部分来自于这种观念，即一种分配正义理论根本上关系到互利的概念。正义——以及更一般地，道德——被视为一种技巧，通过它自私自利的人们之间能建立并且维持互利的关系。人们经常拿互利的正义理论和将正义视作对一切个人的公正的关怀的理论作对比。巴利(Brian Barry, 1989)对这种作为互利的正义和作为公正的正义之间的争论作了彻底的探讨。本书的论证都假定作为公正的正义的观点是正确的。

② 德沃金认为这一平等主义的命题是“根本的和自明的”(德沃金，1997，XV)并提到“同等关注和尊重的自由主义的自明的原则”(德沃金，1985，210)

③ 德沃金提供的抽象平等主义的命题的另一公式是：“政府必须使它统治下的人民生活得更好，并且必须表现出对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同等关注。”(德沃金，1987，7)。

④ 当基姆利加(Kymlicka)将它用于理解义务论和目的论之间的公认的根本区别时，他是想追随和发展这种理解政治道德的竞争理论的方式。(基姆利加，1988b，173—190)。

⑤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一般概念的准确描述是：“除非不平等的分配其中一些或全部财富对最少受益的人有利，否则一切社会的原始财富——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产以及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罗尔斯，1971，30)。

⑥ 德沃金讨论的福利平等理论坚持，当每个人事受同等的福利水平时则资源是公正地分配的(德沃金，1981，185—246)因为对于福利在于什么有不同的论述，因而存在着平等福利理论的不同版本。德沃金论辩遭，福利可能被认为是要么存在于对某种偏爱的满足之中，在某种有意识的状态(愉悦)之中，要么可能是某种客观主义的解释。但无论如何规定(而且在对福利进行充分规定时存在着实质性的困难)，德沃金认为福利平等是一种有缺陷的平等概念，因为这种理论错误地要求对花销很大的趣味予以补助。

⑦ G. A. 柯亨认为将个人责任的原则包含于平等主义之中，平等主义理论就能够赢得某些信奉自由的正义的方法所具有的魅力。(柯亨，1989，933)

⑧ 德沃金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具有第四种成分——民主。在这本著作中，我不直接讨论德沃金关于民主理论有趣的观点的本质(德沃金，1988)。他明确地认为，平等的最好阐释包含了一种对民主制度的强制性的义务。然而在他令人注目地偏离他的其他平等主义的理论时，他并没有论证市场对于平等主义的民主概念的表达或辩护有任何重要的作用。既然我的计划的中心是德沃金声称要去发现市场和平等之间紧密的理论联系，我将不考查他对民主理论的贡献。

(Colin. M. Macleod, “Introduction”, Liberalism, justice, and Markets, 1998, 译文的题目是主持人加的，邓晓芒校译 责任编辑：高山杉)

[回主页](#)